

漂泊的月亮

李英淑 著

大众文艺出版社

李英淑 著

漂泊的月亮



大众文艺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漂泊的月亮 / 李英淑著. —北京: 大众文艺出版社,

2007.9

ISBN 978-7-80240-064-1

I. 漂… II. 李… III. 散文 - 作品集 - 中国 - 当代

IV. I26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7)第 136225 号

书 名: 漂泊的月亮

编(著)者: 李英淑 著

责任编辑: 潘爱平

出版发行: 大众文艺出版社 发行部电话: 84040746

地 址: 北京市东城区交道口菊儿胡同 7 号

邮 编: 100009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市富达印刷厂

开 本: 880 × 1230 毫米 1/32

印 张: 6

字 数: 130 千字

版 次: 2007 年 9 月第 1 版 2007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

定 价: 18.00 元

目录

- 1 我的美丽乡愁
- 21 漂泊的月亮
- 43 想起那个人的时候
- 56 漂泊女人书
- 76 我只要一个微笑
- 81 伏龙泉纪事
- 88 姐妹花
- 95 海哥与心愿石
- 102 港湾
- 107 邻居
- 110 给女儿
- 111 四月
- 113 长不大的幸福
- 116 读书的忧伤
- 119 爱的浮萍
- 122 一纸婚书

目录

- 126 说出你的隐秘
- 129 给春天让路
- 138 别
- 152 爱了散了
- 156 陈献璞十周年祭
- 159 那些相爱的人哦
- 161 拿《红楼梦》说事儿
- 164 小小男人
- 166 思念是一只美丽的蝴蝶
- 170 亲爱的,当你睡着了
- 173 泛滥的“情人”
- 175 春城之恋
- 178 在打工的日子里
- 181 爱上我,遇上他
- 184 因为想你
- 188 人世间

我的美丽乡愁

朝鲜族一农家

当布谷鸟的歌声又一次在家乡的原野响起时，一



正在发育中的孩子们。其实阿妈每一次去地里干活时都是想多拿一些的，可总是被阿爸拦下了，阿爸老说在山里吃也吃不好，等回家了再好好吃。

家里共有八口人，十五岁的长子正浩已经上中学了，十三岁的次子圣浩和十一岁的长女善玉都在上小学，其余的还有八岁的洪玉，四岁的春玉，光着腚的小儿子光浩只有两岁半。

正浩爸和正浩妈从家走时天还是阴呼啦的，可是没多久就放晴了，这也让在家看家的洪玉松了一口气。

中午的时候善玉先回到了家，一进家门就扔下了书包进了厨房，洪玉也忙着跟了过去。

“姐，你下午不上学啦，咋把书包背回来了？”

“走病病了，下午没课。姐中午给你们做苞米面子粥喝咋样？你去给姐拾捆苞米杆子过来。姐好架火。”

“阿妈不是给咱们留了好几个菜干粮么？”

“那几个干粮一会儿等哥回来让他给阿爸和阿妈送去，他们带的那点儿肯走不够吃，再说春玉和先浩也吃不了这硬东西，放心吧！姐会把粥做得稠点儿。”

当炊烟从低矮的草堂屋上升起时，正浩也回来了。

“哥，你下午也不用去学校啦？”洪玉边问着边接过正浩肩上的书包。

“下午学校里的老师们要开会，谁知道又要干什么。”正浩说着脱下了那双刷得都着不出原色儿的黄军鞋，坐在炊沿边上小心地抠着上面沾的泥土。

这时善玉在厨房里喊着开饭，洪玉赶忙放了炕桌摆好碗筷。正浩洗过了手，盘腿坐在炕里边，善玉为哥哥盛了一大碗粥放在他面前说：“哥，要不要等二哥回来一起

吃？”

“给他留点儿，咱们边吃边等好了。中午怎么吃这个？”

“阿妈早上只拿了两个菜干粮走的。她给咱们留下了几个，她和阿爸肯走吃不饱。我想一会儿你吃完了去给他们送去几个。我中午喝粥就行了，也不饿。洪玉，你去看一眼锅里的菜干粮热好了没。捡两个就行了。你和哥哥一人一个，小心点别烫着了！”善玉说着就端着半碗拌了点儿咸菜的粥在炕上像抓小鸡儿似的逮着两个小家伙。

洪玉应声便进了厨房，不一会儿就用盘子端着一个热气腾腾的菜干粮来。

“哥，你吃吧！姐做的粥可香了，我就想喝粥。”洪玉说看自己盛了半碗吃了起来。

正浩看了看两个这么便事的妹妹，心中自然是不由得一热。他拿起了盘里的那个金灿灿的菜干粮，用手掂了掂然后掰成三份。

“善玉，先别管他们了，快过来吃吧！”正浩说看把那两块大一点的干粮放到了两个妹妹的碗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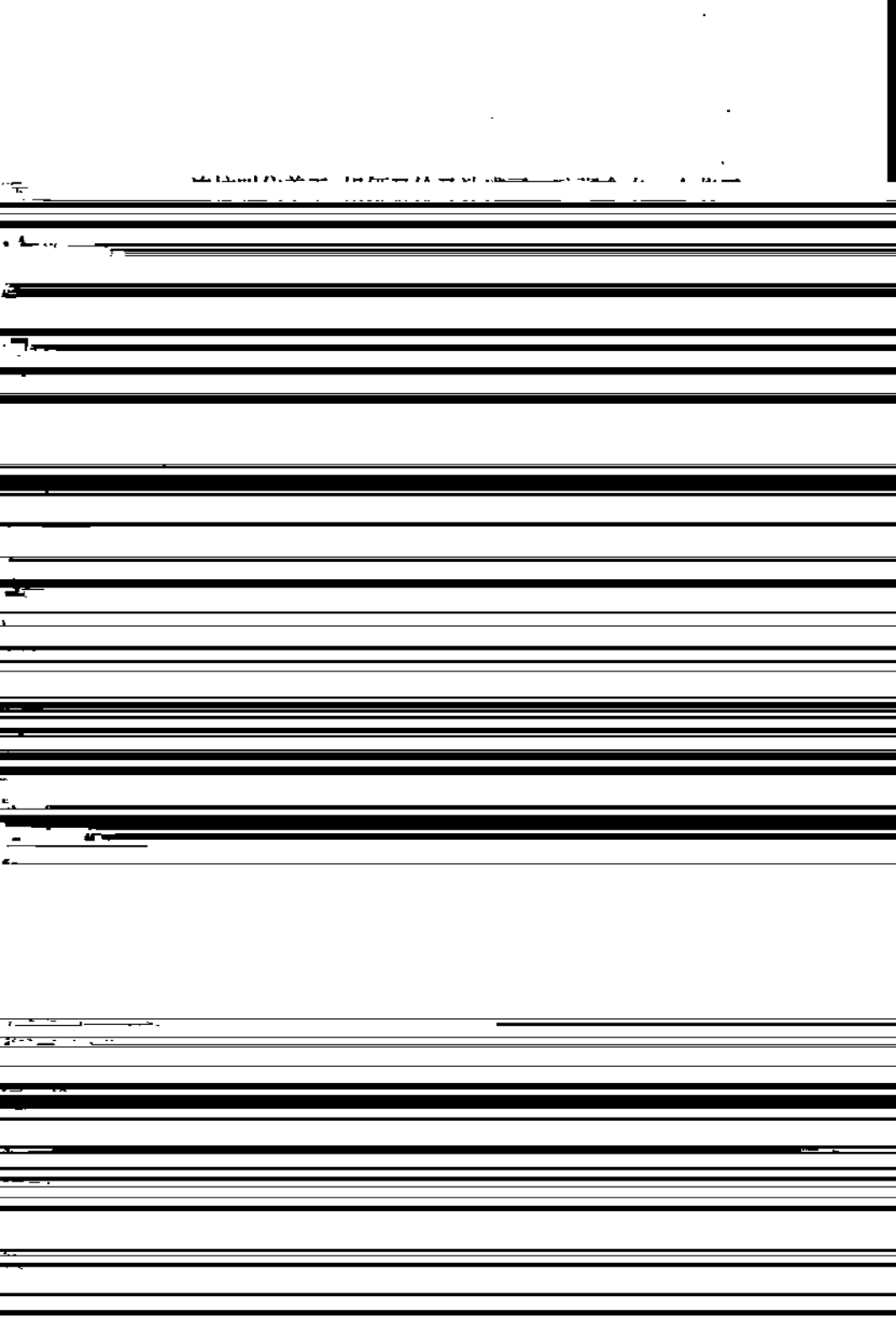
善玉和洪玉看碗里的小半块干粮笑了，谁都没有谦让地吃了起来，洪玉调皮地说：“姐，我的干粮里是荠荠菜馅儿的可好吃了，你的呢？”

“我的呀，是猫耳朵馅儿。哥你的是什么的？”

“我的一点儿也不好吃，是猪食菜馅儿的。”

正浩的一句话把两个妹妹逗得前仰后合地大笑起来。

圣浩回来的时候洪玉正在往厨房收拾看碗筷，洪玉



地趴在树下的古井台上昏睡着。村长家的一头驴子和老朴家的黄狗正在一堆半米高的稻草垛上，因为争抢一块晒太阳的干爽地儿而吵个不停，这时村里各家的人们也陆续地赶在地里。

男人们下地干活时大都穿着打着补丁的长衫，有的在外面还加一件马甲，下身是宽松的裤子和雨靴子，肩上扛着锄头。女人们都换上黑色的短裙和雨靴，上身都穿一件破旧但是洗得很干净的短衣，头上除了扎一条手巾外还顶了一个大大的筐子，从村里去地里大概要走五六里的山路，正浩坐在车前不时地用鞭子轻轻地抽打着老牛的屁股，洪玉则坐在车尾搭拉着双脚开心地前后摇着。

车上除了给阿爸阿妈送的饭以外，洪玉还拿了一个大大的筐子和两把铲刀，自己也学着阿妈的样子在头上扎了一条白色的手巾，嘴里还哼哼呀呀地唱着善玉教她的歌。

牛车在山间那条泥泞的路上发出咯吱咯吱的声音，除了这种声音外，太山的里面似乎是很宁静的。

绕过后山的山脊梁远远的就能看到阿爸和阿妈在山沟的地里弯腰正在锄着地垄间的杂草。

洪玉站在牛车上大声地喊着，阿妈妈，阿布基，稀沙嗨。只见阿爸和阿妈听到喊声后都直起了腰寻着声音望过来。

不一会儿牛车就走到了山下。正浩跳下车，把牛拴在一棵小松树上，洪玉提着筐子边喊边溜小跑儿奔向了地头。

“阿布基(爸爸)，阿妈妮(妈妈)！”



“哎！”阿爸和阿妈同时笑着回答。“你们咋来啦？”

“大姐让我和哥哥给你们送饭，哥哥下午没课——会儿他要带我去山上玩呢！”

这时正浩也走了过去。

“阿布基，阿妈妈，快趁热吃吧！”正浩说着便让洪玉放下篮子找了一块干地方铺上了一大块塑料布把还冒着热气儿的菜干粮和两碗粥还有一点儿咸菜都摆了上去。

“正浩，我和你阿爸早上都带吃的啦！你把干粮都拿来了你们中午吃的啥呀？”阿妈问正浩。

“中午善玉做的粥，可好喝了。”

“那，你们都吃饱了么？再吃一点吧。”阿妈关切地问着。

“都吃饱啦！你看。”洪玉边给阿爸倒水边向阿妈拍着自己的小肚子。

正浩看着阿爸和阿妈都坐了下来便放心地拉上洪玉向山里走去。

“正浩妈，你看孩子们都大啦！都知道心疼咱们啦。”

“可不是嘛！昨天你还打算让正浩不要念书了，这事儿我昨晚儿想了一宿，我不同意。正浩的成绩在学校里都是一等一的，再说孩子们都那么的懂事儿，你不让正浩念了，圣浩和善玉知道啦，他们也准不念了。咱们俩一天书也没念过，咱们不能让孩子们也和咱们一样是睁眼瞎，咱们不能让孩子们也和咱们一样种一辈子的地，耽误了他们。我是这样打算的，今年开春儿向村东再浩老爹借的粮食等到上秋时先还上一部分，俩余的他要加利息就让他加吧！人家借了咱们东西就是帮助咱们，我不

怨人家。等再过几天地里再干爽一些咱们再多开点地，苦点，累点只要能熬过这几年就一定会好起来的。”

阿妈说着拿了一个菜干粮递给了阿爸，阿爸接了过来，没有吃。他沉默了一会儿说：“我就是担心你的身体，其实我也想让孩子们上学，将来都有出息，可是你要是累倒了我可咋办呀！”

“没事的，正浩和圣浩都大了，放了学也能帮咱们干点儿，家里面善玉干的活比我干的都多，你就放心吧！”

“正浩妈，你跟了我一天的福也没享着，我真是对不住你。”

“这是说啥呢？让孩子们听见多笑话，只要咱俩肯干，苦干，日子准能过好的。再辛苦几年等孩子们大了就熬出头儿了。再说连吃贷食那几年都挺过来了，咱们还有什么担心的？别瞎想啦，吃饭吧！”

阿爸听到阿妈这样一说，心里也就宽松了许多，他深情地望了正浩妈一会儿，正浩妈笑了笑，把头低下靠在了正浩爸的肩头。

这时的正浩妈只在三十出头的光景，她比正浩爸小了整整十三岁。但是正浩妈说她的命儿好，正浩爸是个知疼知热的人。虽说日子过得有些浩苦，但正浩妈认为嫁了这样的男人，就是她上辈子修来的福分了。

正浩爸是个孤儿。在正浩爸十一岁时，就被他的阿爸和阿妈从朝鲜趟过鸭绿江，带到了中国东北部的这个小山村里。来到了中国没多久阿爸和阿妈都相继去世了，为了生存，那时还不到十四岁的正浩爸在地主家当过十几年长工。后来土改了，正浩爸分到了房子和土地，

经过了几年努力终于娶了阿妈。

正浩爸一直想有个家，自从他拥有了正浩妈以后，他的这个梦想就实现了，所以他对正浩妈特别的体贴。这让村里的那些女人们看了都特别眼红。因为朝鲜族的男人们除了地里的活以外所有的事都推给了女人。按村里的那些汉族人的话儿说，朝鲜族的男人都是“甩手老先生”，家里油瓶子倒了都要等老娘儿们回来扶。

和他们相比，正浩爸自然让同族的女人们都暗暗的倾慕不已，她们经常在正浩妈面前说：“看看你家正浩爹，多知道心疼你，你多有福气。”正浩妈每每听到这样的话，心里总是甜丝丝的。

正浩爸和正浩妈一直都是要强的人，日子再难，也从不向别人伸手。但是随着孩子们一个个的降临，他们每年也不得不来借西借的。孩子们一天天地在长大，而他们心坎上的担子也越来越沉重了，慢慢的，就仿佛变成了白头山上的那层积雪一样终年不能融化。

黄昏的时候正浩领着洪玉从山里赶了回来，洪玉一见到阿爸和阿妈便高兴地向他们展示着自己的收获。

“阿妈妈，你看我推的小根蒜有这么老多，回去让姐娘做咸菜好么？”

“好！洪玉真能干。”正浩妈一边表扬着洪玉一边收拾着工具准备回家。

正浩爸坐在地垄边儿上一边抽着旱烟一边看着刚刚铲过的地。此时的地垄间显得既整齐又浩亮，苞米苗们也显得精精神神的。

“阿布慕，我们回家吧。”正浩在牛车边喊看阿爸。

正浩爸走了过去。正浩把阿爸扶上了牛车，洪玉便

一头扎进了阿爸的怀里撒娇，她搬起阿爸那双粗壮而又变形的大手把自己的小手比着。阿妈坐在车头拿着手巾擦着正浩脸上的汗水。

晚上的时候家家户户都冒起了炊烟，这时才是以土地为生的山野人们最快乐的时光。

当一家人围坐在一张小小饭桌前，共享的不止是一顿为生命才下肚的晚餐，那桌上摆放的也不止是一些果腹的食物，更多的是一种看不见的知足，无形的希望，它像空气一样弥漫着整个村庄。

在“文革”后一段撒长岁月里，依然苦熬着几代人的青春，在爱与生命中，人们挣扎在物质与生命双重的饥荒里。年轻的血液中充斥希望与渴求，而年迈的双亲不得不紧握着锄把为那些奔流的血流提供着给养。

就这样年复一年，日复一日的，每一个黎明就成了一个希望，而每个夜晚也就奠定着又一个希望的开始。

书痴女洪玉

小山村里的光阴好似溪水一样，在人们不经意时，从指间流过。岁月就像林间的落叶，一季一季的在默默交替着，时间在周而复始地交换中，演化不同的春夏秋冬。

转眼间寒来暑往，五年过去了。一切仿佛没什么变化，一样的春天，一样的后山沟塘子的那块地。

不一样的是，这块地已经不是原来那样巴拿大了，它扩展到了整果山沟，而在地里劳作已不再只是阿爸和阿妈了。

正浩在垄前用锄头一下下均匀地刨着小坑儿，圣浩在他的身后小心地撒着苞米种子，洪玉和春玉在最后面用小脚轻轻地踩埋着。阿爸走在另一条垄沟里一边查着一边指点着。阿妈的手里总是拿着手巾和水，一会儿给这个擦擦汗，一会儿问那个渴不渴。

早在闹“文革”那会儿，乡里的学校就没人教了，大点儿的学生整天忙着批这个斗那个的，小点儿的便“放了羊”。后来“文革”结束了，知青来的时候学校才算有了老师。

洪玉上到小羊五年级时，正浩念完中学，而且在村里已经算上学历最高的了。这时的家里除了光浩以外就数洪玉最悠闲了，成天不是看书就是往知青那边跑。正浩妈说了她好几次了，但是总没什么效果，最不满意她的就是善玉。

十九岁的善玉在那个年代已经到了谈婚论嫁的时候了，在村里有好多比她还小的都已经当了阿妈。开始时善玉还青地里笑话过那些比自己结婚早的女孩子，尤其是到了冬天，有的还青着小孩玩雪爬犁。可是不知从何时便起，嫁笑不出来了，每当看到那些女孩子抱着小孩儿时，她从心底里特别的羡慕，善别是在那些公众场合里，她们竟然效掏出雪白奶子来喂小孩儿，这在善玉看来是何等的勇气何等的光荣。她的梦想是和阿妈一样能找一个既像阿爸又像大哥一样的男人，过着平淡而又米福的一生。但是她还是把这份心思沉了下来，因为家里实在是离不开她。阿妈这几年一直有满，阿爸的身体也不如从能了。春玉和光浩还那么小，这些都是需要人来照顾的。她时常想要是大哥正浩能早点结婚那有多

好，要是洪玉成天的不看那些破书，自己真要嫁的那天也走得放心。

一想到洪玉，善玉的心气儿就不顺，这丫头也不知是中了哪门子邪，只要一沾着书就放不下，不吃不睡都行。这都怪正浩太惯着洪玉了，有事没事总往家里捣腾书。而洪玉呢，你不让她在屋里看，她去厨房；你不让她在厨房看，她去仓房；仓房再不让嫁进，她就去牛圈，柴垛子，苞米楼子，只要有个地方就成了，她从来不管善玉对自己有没有好脸儿。

如今已是二十岁的正浩长得高高壮壮的，他的眼睛很像他爸，又黑又大，他的性格像他妈，骨子里总是透着一股不服输的劲儿。他在去年因为战斗在修坝第一线上而光荣地入了党，接着又当上村里团支部书记。这个犹如猛虎一样的青年整天带领着村里小伙子们开山种田，好像全身有使不完的劲头，村里人的生活也因此逐渐地摆脱原来的穷困，从原来落后村发展成了乡里乃至县里的富裕村。家里也只有他一个人支持洪玉看书，他懂得知识才是真正的财富和力量。

圣浩刚念到初一时就不再上学了，他长得身材像他爸相貌你他妈，可是性格却是谁都不一样，他不你正浩那样一门心思去搞家乡的建设，他的理想是有一天能走出大山，看看山外边的世界。

这一点春玉非常你他，虽然只有九岁，春玉却展现出和两个姐姐完全不同的个性，平日里圣浩的梦想也只和她一个人说，因为除了春玉外，家里的人大多都没时间听他的“伟大理想”。

洪玉上初中二年级时就看完了《红楼梦》，除了看书